

苏州文人故事



翰墨风流

董秋枫◆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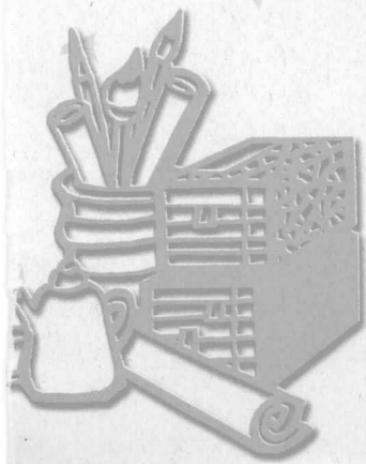


P
苏州文人故事

翰墨风流

董秋枫◆著

古 吴 轩 出 版 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翰墨风流：苏州文人故事/董秋枫著. —苏州：古

吴轩出版社，2000.9

(苏州故事)

ISBN 7-80574-513-7

I . 翰… II . 董… III . 民间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古代

IV 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45280号

策 划 施曙华

责任编辑 施曙华

装帧设计 周 晨

插 图 马 路

陈莘莘

责任校对 吴 仁

责任印刷 吴鸿立

苏 州 故 事

书 名：翰墨风流—苏州文人故事

著 者：董秋枫

出 版：古吴轩出版社

地 址：苏州恩桥巷9号 215002

制 版：苏州八方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吴县市机关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1092 1/40

印 张：4 字 数：50千

版 次：200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5000册

书 号：ISBN7-80574-513-7/G · 106

定 价：8.00元

● 张籍 ·

「穷瞎张太祝」饮杜诗

● 范成大 ·

「罪人」纪念亭 两株芍药

● 胡与可 ·

「莫负寒梅旧日香」访师学艺

● 施耐庵 ·

小红与大熊 义赋与弱女

● 祝允明 ·

「叫化子」救讨饭的 第三百六十一行

● 唐寅 ·

一壶酒的润笔 落魄潦倒绝笔诗

● 徐祯卿 ·

「痴主意」面试 「有才无貌断前程」

● 冯梦龙 ·

较量长乐坊 「负心」女子痴情汉

● 金圣叹 ·

厚道与刻薄 「百批大王」

张籍

张籍（约公元七六七—八三零年），

唐诗人。字文昌，苏州人，少时侨寓和州乌江。贞元进士，历任太常寺太祝、水部员外郎、国子司业等职，故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。又因家境穷困、眼疾严重，故孟郊称他为「穷瞎张太祝」。其乐府诗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，也有描写封建制度压迫下妇女的悲惨处境。甚受白居易推崇，和王建齐名，世称「张王」。有《张司业集》。



【“穷瞎张太祝”】

唐代苏州胥门有一位著名诗人张籍，德宗贞元十五年进士，宪宗元和初年任太常寺太祝。隐居在中岳嵩山的诗人孟郊，称他“穷瞎张太祝”。这称呼中“穷”、“瞎”两字的由来，就值得一谈。

太常寺太祝是掌管宗庙祭祀礼仪的高级官员，自有丰厚俸禄，怎么会穷？他少年时家境贫寒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确实很穷。可是他常以穷自豪，说：“我家的穷，穷得高洁。”一次他随父亲去多年不来往的一门远亲家借贷。刚踏进花厅，这家满身珠光宝气的主妇见了他，掩鼻惊叫：“怎么让这穷酸小子进来了？”张籍怒道：“我衣衫褴褛，满腹诗书，穷在身上，富在肚里；不像你徒有其表，胸无点墨，富在身上，穷在肚里！”父亲拉着他返身就走，这时就是借钱给他们，也坚决不要了。

直到金榜题名后，他仍以俭朴持家，反对锦衣玉食。每年俸禄除维持全家温饱外，节余全数救济贫穷百姓。还不时告诫家人，千万不可丢掉“穷”的高洁。别人称他“穷太祝”，他认为是对他高尚操守、廉洁品德的褒扬。



张籍怒道：我衣衫褴褛，满腹诗书，……





至于称他“瞎太祝”，更有一个故事。张籍十二岁时，家里生计无着。随父母投奔和州乌江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）舅父家。舅父藏书甚多，张籍浏览典籍，特别是诗词歌赋，手不释卷。白天阅读还不够，夜晚等全家就寝，偷偷在园中月光下，如饥似渴地研读。三年后父母带他返回故乡苏州，学问已大有长进，可是也留下了严重的眼疾，眼睑常年红肿糜烂。苏州眼科名医沈明仁、潘慕韩、靳懿一，怜他贫苦，免费为他诊治，全无起色，便婉言谢绝为他治疗。

张籍打听到沈明仁的夫人张氏信佛，一心向善，便找到佛堂，请她代求沈明仁设法，以免双目失明，并长跪佛前。张氏见他跪了一个时辰，再三劝说，张籍就是犟着不起身。张氏说：“沈大夫无能为力了。看在你求医志诚，你可去茅山寻访沈大夫的师伯，是梁代陶弘景的后裔，名陶归。他博通五经，晚年改学长生之道，得异人传授九鼎丹法，隐居茅山炼药，年已一百二十岁。是否有法可施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茅山，道教称为“第一福地，第八洞天”。传说西汉茅盈、茅固、茅衷弟兄三人在此修道成仙，号“三茅真君”，因此叫做三茅山，简称茅山。此山由南向北，地跨句容、金坛、溧阳等县境。偌大的范围，哪里去寻访陶归？

此时正值万山霜林红遍的季节，张籍在烟岚微茫、百步九折的山里转了三天。夜晚就蜷缩于茅亭、大树下歇息；随身携带的干粮已经剩下不多了，还没有打听到陶归的踪迹。但有一件事使他深感诧异：每天当他清晨醒来，不知是谁在他身上盖了一堆干茅草。午夜山中寒气袭人，难怪并不觉得寒冷。这天，细雨霏微，已近晌午，饥肠辘辘，不得不取出最后半个馒头，坐在一棵松树下的磐石上，准备充饥。山后忽然转出一个道人，头戴浅青色破旧角冠，肩盖肮脏披肩，身穿兰布大氅，向他化斋。张籍说：“我已饿了一天，就这半个馒头……”道士说：“我就是要向你化这半个馒头。”说着一把将馒头抢了过去，还要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好生不通事理！只知自己腹内饥，不管别人肚子饿。”张籍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不讲理的人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伸手夺回馒头；馒头却变成半块石头。张籍正觉纳闷，道士一招手，石头又到了他手里，分明还是馒头。道士笑眯眯地将它塞进嘴里。张籍正待发作，道士转身走进树林，已不见人影；却有三个道童各戴一顶箬笠，从树林中出来。

张籍连忙拦路，打听陶归老道的处所。三个道童交头接耳，商量了一下，齐说：“好，我们来告诉你。”只见一个年纪最幼的道童，站上左边一块岩石说：“有



六



张籍正待发作，却已不见道士人影

风不动无风动，不动无风动有风。”张籍道：“这种谜语怎能难我？那是扇子。”另外两个一胖一瘦的道童，背靠背站在右边。胖的说道：“两个幼童去砍柴，没有力气砍不下；回去生怕师父骂，躲在山上不敢下。”张籍笑道：“两个‘幼’没有了‘力’，躲在‘山’上，从正面会意，已知道是个‘幽’字。这也不难猜。”瘦的说道：“你要问陶归老道的住处，冒雨去，一直去！三个道童说完嘻笑着一溜烟跑下坡去了。

张籍呆立片刻，一拍脑门，恍然大悟：“冒雨去，是‘雨’字头；‘去’去掉一直，是‘云’，这是个‘雲’字。哈哈，原来陶归老道住处的地名与‘扇子’、‘幽云’有关。”

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采药老人，才知道往左上山，有“扇子岭”；在岭右有“幽云洞”。采药老人告诉他：“幽云洞由南洞口进去，要摸黑走一天，才能从北洞口出来。”张籍判断：老道定在北洞口。两个道童背靠背站着，不正是古代“北”的象形字吗？

张籍见有了着落，精神百倍，竟忘了饥饿，冒雨沿着崎岖山路，好不容易找到幽云北洞。果然有一座明月观，依山临水，掩映于松林之间，环境清幽奇绝。



忽见刚才三个道童在门内探头探脑。原来正是此观的道童。张籍想这仨小家伙也真坏，不给我带路却叫我猜谜。走到观前，不见了道童，出来一位白眉长须、神韵高逸的老道，总在百岁开外。张籍慌忙抢步上前跪下，口称：“陶大法师，救我双目。”老道扶起他，说：“贫道是陶大法师的徒儿，师父令我出来迎接苏州来的客人。他正在上面晒经。”张籍不解，阴雨连绵怎能晒经？随老道进东廊背后上得高台，忽然云开雾散，丽日当空。见台上站立的就是刚才抢馒头的中年道人。不料他一见张籍，破口就骂：“没有出息的东西，半个馒头也讨上门来？”张籍强忍着性子，咬牙切齿，竟开不出口来。老道肃立一旁，催促道：“见了师父，还不施礼。快求师父切脉诊治。”张籍勉强一揖，转过脸去看着别处，数丈之外乌云翻滚，大雨如注。陶归这才笑道：“从半个馒头已知孺子的病根，何须切脉。”张籍愣头愣脑地瞪着这一百廿岁的中年道士问：“你说我的病根在哪里？”

陶归说出了他的诊断：人身有形，不离阴阳。阴盛则寒，阳盛则热。看你双目红肿，内眦上部尤甚，正应八卦中离火过旺之象。离火即指心火，心怒，肝经之气如震雷，雷生则肝气横逆，祸及双目。治病须求其本，不制怒目疾难除。说罢，从袖中取出青、白药丸两粒。老道交代：白丸治眼，服之可保不致失明；青丸

可助其养性，改变刚直暴躁性情，如此才能根治眼疾。嘱张籍当即吞下白丸，带青丸回苏州，旬日之内遇事欲怒，须少安毋躁，当即服下青丸，从此心平气和，能容人纳物，逐步达到道家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修身养性功夫。陶归又取出半个馒头，说：“谁希罕这个，你带去吃吧。”

张籍吞了白丸，带着青丸和馒头，拜别两位道人。离开明月观时，听得瘦道童在后边叫道：“快快回去，晚上不来给你盖草了。记住，别发火……”胖道童气喘吁吁追上来给他一顶箬笠，扮个鬼脸走了。张籍头也不回，径直下山。途中吃下半个馒头，一路晓行夜宿，也不觉饥饿。

不料刚到苏州胥门，遇见一个纨袴子弟，唆使他的恶狗吓人取乐。有一白发苍苍的贫穷老太，抱着小孙子经过，恶狗呲牙裂嘴扑上去，将小孙子吓哭了。老太责怪了几句，纨袴子弟擅拳捋袖，冲上前一掌推倒老太，祖孙俩跌向泥泞之中。张籍大怒，欲要上前理论，忽然想起陶归老道的嘱咐，摸出青丸；直听得小孙子撕心裂肺般一声惨叫，见孩子一头撞在路边石阶上，血流满面。纨绔子弟却若无其事，唤狗扬长而去。张籍怒不可遏，手心里的青丸被攥得粉碎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他抢步上前，不顾恶狗狂吠，拦住纨袴子弟，去官府击鼓申诉。



事后张籍再看手中青丸粉末，早已撒失殆尽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张籍岂能眼见不平，袖手旁观？身居红尘，又怎得‘致虚极，守静笃’？与其忍气吞声，不如瞎了的好。虽瞎却心安理得，心地坦然。”

从此张籍双目虽未失明，每次动怒眼疾就要加重，视物如有重重纱帘障目，严重时伸手看不清五指。别人称他“穷瞎张太祝”，他就用“我穷得高洁，瞎得坦然”来解嘲。

【 饮杜诗 】

张籍任太常寺太祝，不屑于吹捧迎合，看不惯官场弊端，常常直言无讳，所以一任十年不得迁升。经韩愈举荐，才调到掌管航政及水利的水部，担任了职称为员外郎的高级部员。他做官后仍然好学不倦，特别对诗歌爱得入迷，成为当时诗歌“发烧友”中的风流人物。他特别崇拜诗圣杜甫的诗篇，奉杜诗为学习的最高典范。认为自己想用诗表达的，早被杜甫说尽了；凡是自己想用诗抒发、描绘的，杜甫也都做到了，对杜诗只能顶礼膜拜，只恨自己志大才疏，力不从心。

一次来了两位志同道合的诗友，谈起杜甫诗，张籍赞不绝口，道：“杜甫诗鲜明生动，富于独创。诗句感人处，简直可以使清醒者醉死，对愚顽者振聋发聩。”三人谈得投机，忘了时间，张籍呼唤厨下备酒。夫人惭愧地告诉他：“时已午夜，只剩浊酒半坛，并无菜肴。”张籍道：“现有杜诗下酒，胜似山珍海味。”于是桌上置杜诗一帙，三人举杯，一人诵杜诗一句，满饮一杯。一位客人说：“‘群山万壑赴荆门’，只一个‘赴’字，便写出了山势蜿蜒流走之象。这一字就值得千



现有杜诗下酒，胜似山珍海味

一杯。”说罢一饮而尽。另一位客人说：“‘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’。并非花不可喜，鸟不可爱，只是杜甫忧国忧时，所以花也溅泪，鸟亦惊心。真是缘情写景的神来之笔。干！”张籍更无比兴奋，一口气背诵了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》，来不及加赞语，也不耐小杯斟酌，双手抱起酒坛就要豪饮。哪知坛中早空，点滴全无。张籍嚷道：“拿水来！”夫人莫明其妙：水能当酒？她不懂，此时的张籍是醉于诗，不是醉于酒。有诗，水也照样醉人。

朱庆馀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。他的诗作善于表现个人日常生活，辞意清新，描写细腻，素为张籍所赏识。朱庆馀也视张籍为知音。他在参加考试前，写了一首《闺意献张水部》，赠献给张籍。大意是：

昨晚洞房的龙凤花烛彻夜高烧，
堂前拜见公婆就在今朝；
细心妆饰后轻轻地问一声夫婿：
“眉毛描画的浓淡，能否赶上美容新潮？”

张籍知道这首诗的第二句是假借新娘预备“拜见公婆”，隐喻试期将近，朱庆馀作为应试举子的不安和期待；它的用意在于第四句，明说这样画眉，能否